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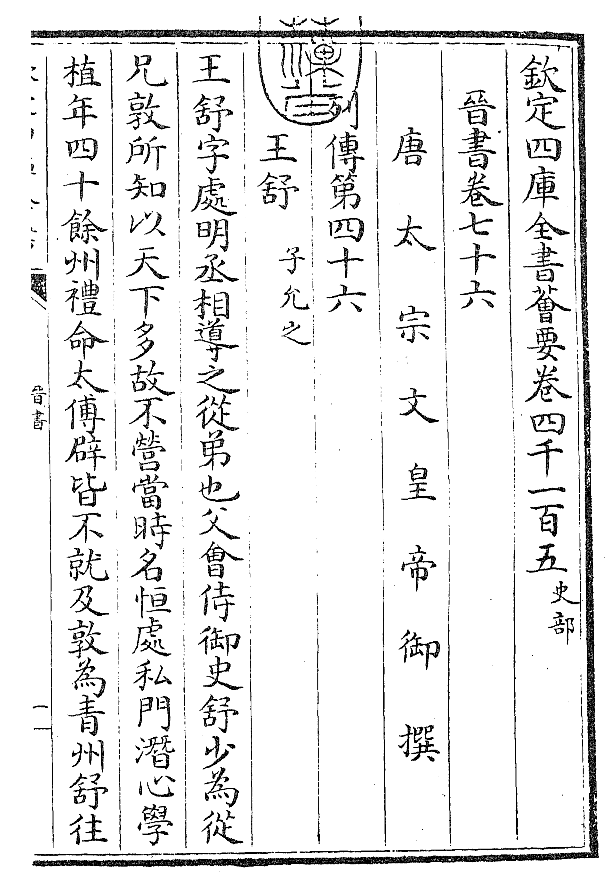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晉書卷七十六
七十七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一百五　史部

晉書卷七十六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四十六

王舒　子允之

王舒字處明丞相導之從弟也父會侍御史舒少為從兄敦所知以天下多故不營當時名恒處私門潛心學植年四十餘州禮命太傅辟皆不就及敦為青州舒往

依馬時敦被徵為祕書監以寇難路險輕騎歸洛陽委棄公主時輜重金寶甚多親賔無不競取惟舒一無所眄益為敦所賞及元帝鎮建康因與諸父兄弟俱渡江委質焉叅鎮東軍事出補溧陽令明帝之為東中郎將妙選上佐以舒為司馬轉後將軍宣城公裒諮議叅軍遷軍司固辭不受裒鎮廣陵復以舒為車騎司馬頻領望府咸稱明練裒薨遂代裒鎮除北中郎將監青徐二州軍事頃之徵國子博士加散騎常侍未拜轉少府

太寧初從廷尉敦表舒為鷹揚將軍荆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監荆州沔南諸軍事及敦敗王含父子俱奔舒舒遣軍逆之並沉於江進都督荆州平西將軍假節尋以陶侃代舒遷舒為安南將軍廣州刺史舒疾病不樂越嶺朝議亦以其有功不應遠出乃徙為湘州刺史將軍都督持節如故徵代鄧攸為尚書僕射時將徵蘇峻司徒王導欲出舒為外援乃授撫軍將軍會稽内史秩中二千石舒上疏辭以父名朝議以字同音異於禮無

嫌舒復陳音雖異而字同求換它郡於是改會字為鄮舒不得已而行在郡二年而蘇峻作逆乃假舒節都督行揚州刺史事時吳國內史庾冰棄郡奔舒舒移告屬縣以吳王師虞駿為軍司御史中丞謝藻行龍驤將軍監前鋒征討軍事率衆一萬與庾冰俱渡浙江前義興太守顧衆護軍參軍顧颺等皆起義軍以應舒舒假衆揚威將軍督護吳中軍事颺監晉陵軍事於御亭築壘峻聞舒等兵起乃赦庾亮諸弟以悅東軍舒率衆次郡

之西江為冰藻後繼冰颭等遣前鋒進據無錫遇賊將張健等數千人交戰大敗奔還御亭復自相驚擾冰颭等並退于錢唐藻守嘉興賊遂入吳燒府舍掠諸縣所在塗地舒以輕進奔敗斬二軍主者免冰颭督護以白衣行事更以顧衆督護吳晉陵軍屯兵章埭吳興太守虞潭率所領討健屯烏苞亭並不敢進時暴雨大水賊管商乘船旁出襲潭及衆潭等奔敗潭還保吳興衆退守錢塘舒更遣將軍陳孺率精銳千人增戍海浦所在

築壘或勸舒宜還都使謝藻守西陵扶海立栅舒不聽留藻守錢唐使衆颺守紫壁於是賊轉攻吳興潭諸軍復退賊復掠東遷餘杭武康諸縣舒遣子允之行揚烈將軍與將軍徐遜陳孺及揚烈司馬朱燾以精銳三千輕邀賊於武康出其不意遂破之斬首數百級賊悉委舟步走允之収其器械進兵助潭時賊韓晃既破宣城轉入故鄣長城允之遣朱燾何準等擊之戰於于湖潭以彊弩射之晃等退走斬首千餘級納降二千人潭由

是得保郡是時臨海新安諸山縣並反應賊舒分兵悉討平之會陶侃等至京都舒潭等並以屢戰失利移書盟府自貶去節侃遣使敦喻不聽及侃立行臺上舒監浙江東五郡軍事允之督護吴郡義興晉陵三郡征討軍事既而晃等南走允之追躡於長塘西復大破之賊平以功封彭澤縣侯尋卒官贈車騎大将軍儀同三司謚曰穆長子晏之蘇峻時為護軍叅軍遇害晏之子崑之嗣卒子陋之嗣宋受禅國除晏之弟允之最知名

允之字深猷總角從伯敦謂為似已恒以自隨出則同輿入則共寢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卧敦與錢鳳謀為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或疑已便於卧處大吐衣面並汚鳯既出敦果照視見允之卧吐中以為大醉不復疑之時父舒始拜廷尉允之求還定省敦許之至都以敦鳯謀議事白舒舒即與導俱啟明帝舒為荆州允之随在西府及敦平華欲令允之仕舒請曰臣子尚少不樂早官帝許随舒之會稽及蘇峻反允之討賊有功

封番禺縣侯邑千六百户除建武將軍錢唐令領司監都尉舒卒去職既葬除義興太守以憂哀不拜從伯導與其書曰太保安豐侯以孝聞天下不得辭司隸和長輿海內名士不免作中書令吾群從死亡略盡子弟零落遇汝如親如其不爾吾復何言允之固不肯就咸和末除宣城內史監揚州江西四郡事建武將軍鎮于湖咸康中進號西中郎將假節尋遷南中郎將江州刺史莅政甚有威惠時王恬服闋除豫章郡允之聞之驚愕

以為恬丞相子應被優遇不可出為遠郡乃求自解州欲與庾冰言之冰聞甚愧即以恬為吳郡而以允之為衛將軍會稽内史未到卒年四十謚曰忠子晞之嗣卒子肇之嗣

王廙　弟彬　彬子彪之

王廙字世將丞相導從弟而元帝姨弟也父正尚書郎廙少能屬文多所通涉工書畫善音樂射御博奕雜伎辟太傅掾轉參軍豫迎大駕封武陵縣侯拜尚書郎出

為濮陽太守元帝作鎮江左廙棄郡過江帝見之大悅以為司馬頻守廬江鄱陽二郡豫討周馥杜弢以功累增封邑除冠軍將軍鎮石頭領丞相軍諮祭酒王敦啟為寧遠將軍荆州刺史及帝即位廙奏中興賦上疏曰臣託備肺腑幼蒙洪潤爰自齠齔至於弱冠陛下之所撫育恩侔於兄弟義同於交友思欲攀龍鱗附鳳翼者有年矣是以昔忝濮陽棄官遠跡扶侍老母攜將細弱越長江歸陛下者誠以道之所存願託餘庇故也天誘

其願遇陛下中興當大明之盛而守局遐外不得奉瞻
大禮闈問之日悲喜交集昔司馬相如不得覩封禪之
事慷慨發憤況臣情則骨肉服膺聖化哉又臣昔嘗侍
坐於先后說陛下誕育之日光明映室白毫生於額之
左相者謂當王有四海又臣以壬申歲見用為鄱陽内
史七月四星聚于牽牛又臣郡有枯樟更生及臣後還
京都陛下見臣白兔命臣作賦時琅琊郡又獻甘露陛
下命臣嘗之又驃騎將軍導向臣說晉陵有金鐸之瑞

郭璞云必致中興璞之爻筮雖京房管輅不過也明天之歷數在陛下矣臣少好文學志在史籍而飄放遐外常與桀寇為對臣犬馬之年四十三矣未能上報天施而㬥負屢彰恐先朝露塡溝壑令微情不得上達謹竭其頑獻中興賦一篇雖未足以宣揚盛美亦是詩人嗟嘆詠歌之義也文多不載初王敦左遷陶侃使廙代為荆州將吏馬俊鄭攀等上書請留侃敦不許廙為俊等所襲奔於江安賊杜曾與俊攀北迎第五琦以距廙廙

督諸軍討曾又為曾所敗敦命湘州刺史甘卓豫章太守周廣等助廙擊曾曾衆潰廙得到州廙性儁率嘗從南下旦自尋陽迅風飛帆暮至都倚舫樓長嘯神氣甚逸王導謂庾亮曰世將為傷時識事亮曰正足舒其逸氣耳廙在州大誅戮侃時將佐及徵士皇甫方回於是大失荆土之望人情乖阻帝乃徵廙為輔國將軍加散騎常侍以母喪去職服闋拜征虜將軍進左衛將軍及王敦構禍帝遣廙喻敦既不能諫其悖逆乃為敦所留

受任助亂敦得志以廙為平南將軍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尋病卒帝猶以親故深痛愍之喪還京都皇太子親臨拜柩如家人之禮贈侍中驃騎將軍謚曰康明帝與大將軍溫嶠書曰痛謝鯤未絶於口世將復至於此並盛年儁才不遂其志痛切於心廙明古多通鯤達有識致其言雖未足令人改聽然味之不倦近未易有也坐相視盡如何子頤之嗣仕至東海内史頤之弟胡之字修齡弱冠有聲譽歷郡守侍中丹陽尹素有風眩

疾發動甚數而神明不損石季龍死朝廷欲綏輯河洛以胡之為西中郎將司州刺史假節以疾固辭未行而卒子茂之亦有美譽官至晉陵太守子敬弘義熙末為尚書

彬字世儒少稱雅正弱冠不就州郡之命光祿大夫傅祗辟為掾後與兄廙俱渡江為揚州刺史劉機建武長史元帝引為鎮東賊曹參軍轉典軍參軍豫討華軼功封都亭侯愍帝名為尚書郎以道險不就遷建安太守

從義與內史未之職轉軍諮祭酒中興建稍遷侍中從兄敦舉兵入石頭帝使彬勞之會周顗遇害彬素與顗善先往哭顗甚慟既而見敦敦怪其有慘容而問其所以彬曰向哭伯仁情未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復何爲者哉彬曰伯仁長者君之親友在朝雖無謇諤亦非阿黨而赦後加以極刑所以傷惋也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謀圖不軌禍及門户音辭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爾狂悖乃可至

此為吾不能殺汝邪時王導在坐為之懼勸彬起謝彬曰有脚疾已來見天子尚欲不拜何跪之有此復何所謝敦曰脚痛孰若頭痛彬意氣自若殊無懼容後敦議舉兵向京師彬諫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收彬彬正色曰君昔歲害兄令又殺弟邪先是彬從兄豫章太守稜為敦所害敦以彬親故容忍之俄而以彬為豫章太守彬為人樸素方直乏風味之好雖居顯位常布衣蔬食遷前將軍江州刺史及敦死王含欲投王舒王應勸含

投彬含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彊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所及覩衰危必興愍惻荆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含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沉含父子於江彬聞應來密具船以待之既不至深以為恨敦平有司奏彬及兄子安成太守籍之並是敦親皆除名詔曰司徒導以大義滅親其後昆雖或有違猶將百世宥之况彬等公之近親乃原之徵拜光禄勲轉度支尚書蘇峻平後改築新宫彬為

大匠以營創勲勞賜爵關内侯遷尚書右僕射卒官年五十九贈特進衛將軍加散騎常侍謚曰肅長子彭之嗣位至黄門郎次彪之最知名

彪之字叔武年二十鬚髪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初除佐著作郎東海王文學從伯導謂曰選官欲以汝為尚書郎汝幸可作諸王佐邪彪之曰位之多少既不足計自當任之於時至於超遷是所不願遂為郎鎮軍將軍武陵王晞以為司馬累遷尚書左丞司徒左長史御史

中丞侍中廷尉時永嘉太守謝毅赦後殺郡人周矯矯從兄球詣州訴冤揚州刺史殷浩遣從事收毅付廷尉彪之以球為獄主身無王爵非廷尉所料不肯受與州相反覆穆帝發詔令受之彪之又上疏執據時人比之張釋之時當南郊簡文帝為撫軍執政訪彪之應有赦不答曰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愚意常謂非宜何者黎庶不達其意將謂郊祀必赦至此時凶愚之輩復生心於僥倖矣遂從之轉吏部尚書簡文有命用秣陵令

曲安遠補句容令殷中侍御史奚朗補湘東郡彪之執不從曰秣陵令三品縣耳殿下昔用安遠談者紛然句容近畿三品佳邑豈可處卜術之人無才用者邪湘東雖復遠小所用未有朗比談者謂頗兼卜術得進殿下若超用寒悴當令人才可拔朗等凡器寔未足充此選太尉桓温欲北伐屢詔不許温輒下武昌人情震懼或勸殷浩引身告退彪之言於簡文曰此非保社稷為殿下計皆自為計耳若殷浩去職人情崩駭天子獨坐既

爾當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又謂浩曰彼抗表問罪卿為其首事任如此猜釁已構欲作匹夫豈有全地耶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與手書示以款誠陳以成敗當必旋旆若不順命即遣中詔如復不奉乃當以正義相裁無故怱怱先自猖蹶浩曰決大事正自難頃日來欲使人問聞卿此謀意始得了温亦奉帝旨果不進時衆官漸多而遷徙每速彪之上議曰為政之道以得賢為急非謂雍容廊廟標的而已固将莅任贊時職思其憂

也得賢之道在於蒞任蒞任之道在於能久久於其道
天下化成是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不收一切之功不
採速成之譽故勲格辰極道融四海風流遐邈聲冠百
代凡庸之族衆賢能之才寡才寡於世而官多於朝焉
得不賢鄙共貫清濁同官官衆則闕多闕多則遷速前
後去來更相代補非為故然理固然耳所以職事未修
朝風未澄者也職事之修在於省官朝風之澄在於并
職官省則選清而得久職幷則吏簡而俗静選清則勝

人久於其事事久則中才猶足有成今內外百官較而計之固應有幷省者矣六卿之任太常望雅而職重然其所司義髙務約宗正所統葢尠可以幷太常宿衞之重二衞任之其次驍騎左軍各有所領無兵軍校皆應罷廢四軍皆罷則左軍之名不宜獨立宜改游擊以對驍騎內官自侍中以下舊員皆四中興之初二人而已二人對直或有不周愚謂三人於事則無闕也凡餘諸官無綜事寔者可令大官隨才位所帖而領之若未能

頓廢自可因缺而省之委之以職分責之以有成能否因考績而著清濁隨黜陟而彰雖緝熙之隆康哉之歌未能遂奏且可使庶官之選差清涖職之日差久無奉禄之虚費簡吏寺之煩役矣永和末多疾疫舊制朝臣家有時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雖無病百日不得入宫至是百官多列家疾不入彪之又言疾疫之年家無不染若以之不復入宫則直侍頓闕王者宫省空矣朝廷從之既而長安人雷弱兒梁安等詐云殺苻堅苻眉請

兵應接時殷浩鎮壽陽便進據洛營復山陵屬彪之疾
歸上簡文帝牋陳弱兒等容有詐僞浩未應輕進尋而
弱兒果詐姚襄反叛浩大敗退守譙城簡文笑謂彪之
曰果如君言自頃以来君謀無遺策張陳復何以過之
轉領軍將軍遷尚書僕射以疾病不拜從太常領崇德
衛尉時或謂簡文曰武陵第中大修器杖將謀非常也
簡文以問彪之彪之曰武陵王志意盡於馳騁田獵耳
願深靜之以懷異同者或復以此為言簡文甚悦復轉

尚書僕射時豫州刺史謝奕卒簡文遽使彪之舉可以代奕者對曰當今時賢備簡高監簡文曰人有舉桓雲者君謂如何彪之曰雲不必非才然温居上流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西藩兵權盡在一門亦非深根固蔕之宜也人才非可豫量但當令不與殿下作異者耳簡文頷曰君言是也後以彪之為鎮軍將軍會稽内史加散騎常侍居郡八年豪右斂跡亡户歸者三萬餘口桓温下鎮姑孰威勢震主四方修敬皆遣上佐綱紀彪之獨

曰大司馬誠為富貴朝廷既有宰相動静之宜自當諮稟修敬若遣綱紀致貢天子復何以過之竟不遣温以山陰縣折布米不時畢郡不彈糾上免彪之彪之去郡見罪譴未上州臺者皆原散之温復以為罪乃檻收下吏會赦免左降為尚書頃之復為僕射是時温將廢海西公百寮震慄温亦色動莫知所為彪之既知温不臣迹已著理不可奪乃謂温曰公阿衡皇家便當倚傍先代耳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曾無懼容温

嘆曰作元凱不當如是邪時廢立之儀既絶於曠代朝廷莫有識其故典者彪之神彩毅然朝服當階文武儀凖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温又廢武陵王遵以事示彪之彪之曰武陵親尊未有顯罪不可以猜嫌之間便相廢徙公建立聖明遐邇歸心當崇奬王室伊周同美此大事宜更深詳温曰此已成事卿勿復言及簡文崩羣臣疑惑未敢立嗣或云宜當須大司馬處分彪之正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面諮必反

為所責矣於是朝議乃定及孝武帝即位太皇太后令以帝沖幼加在諒闇令温依周公居攝故事事已施行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幾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令謹具封還内請停事遂不行温遇疾諷朝廷求九錫袁宏為文以示彪之彪之視訖嘆其文辭之美謂宏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時謝安見其文又頻使宏改之宏遂逡巡其事既屢引日乃謀於彪之彪之曰聞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久自可更小遲廻

宏從之溫亦尋薨時桓沖及安夾輔朝政以新喪元輔
主上未能親覽萬幾時太皇太后宜臨朝彪之曰先代
前朝主在襁抱母子一體故可臨朝太后亦不能決政
事終是顧問僕與君諸人耳今上年出十歲垂婚冠反
令從嫂臨朝示人君幼弱豈是翼戴讚揚立德之謂乎
二君必行此事豈僕所制所惜者大體耳時安不欲委
任桓沖故使太后臨朝決政獻替專在乎已彪之不達
安旨故以為言安竟不從尋遷尚書令與安共掌朝政

安每曰朝之大事衆不能決者諮王公無不得判以年
老上疏乞骸骨詔不許轉拜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安
欲更營宮室彪之曰中興初即位東府殊為儉陋元明
二帝亦不改制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都坐殆不蔽寒
暑是以更營修築方之漢魏誠為儉狹復不至陋殆合
豐約之中今自可隨宜增益修補而已彊寇未殄正是
休兵養士之時何可大興功力勞擾百姓邪安曰宮室
不壯後世謂之無能彪之曰任天下事當保國寧家朝

政為允豈以修屋宇為能邪安無以奪之故終彪之之世不改營焉加光禄大夫儀同三司未拜疾篤帝遣黄門侍郎問所苦賜錢三十萬以營醫藥太元二年卒年七十三即以光禄為贈謚曰簡二子越之撫軍將軍臨之東陽太守

稜字文子彬季父國子祭酒琛之子也少歷清官渡江為元帝丞相從事中郎從兄導以稜有政事宜守大郡乃出為豫章太守加廣武將軍稜知從兄敦驕傲自負

有罔上心日夕諫諍以為宜自抑損推崇盟主且群從一門並相與服事應務相崇高以隆勲業每言苦切敦不能容潛使人害之弟侃亦知名少歷顯職位至吳國內史

虞潭 孫嘯父 兄子騤

虞潭字思奧會稽餘姚人吳騎都尉翻之孫也父忠仕至宜都太守吳之亡也堅壁不降遂死之潭清貞有檢操州辟從事主簿舉秀才大司馬齊王冏請為祭酒除

祁鄉令從醴陵令值張昌作亂郡縣多從之潭獨起兵斬昌別率鄧穆等襄陽太守華恢上潭領建平太守以疾固辭遂周旋征討以軍功賜爵都亭侯陳敏反潭東下討敏弟讚于江州廣州刺史王矩上潭領廬陵太守綏撫荒餘咸得其所又與諸軍共平陳恢仍轉南康太守進爵東鄉侯尋被元帝檄使討江州刺史華軼潭至廬陵會軼已平而湘川賊杜弢猶盛江州刺史衛展上潭幷領安成太守時甘卓屯宜陽為弢所逼潭進軍救

卓卓上譚領長沙太守固辭不就王敦叛譚爲湘東太
守復以疾辭敦平後元帝召補丞相軍諮祭酒轉琅邪
國中尉帝爲晉王除屯騎校尉徙右衛將軍遷宗正卿
以疾告歸會王含沈充等攻逼京都譚遂於本縣招合
宗人及郡中大姓共起義軍衆以萬數自假明威將軍
乃進赴國難至上虞明帝手詔譚爲冠軍將軍領會稽
内史譚即受命義衆雲集時有野鷹飛集屋梁衆咸懼
譚曰起大義而剛鷙之鳥來集破賊必矣遣長史孔坦

領前鋒過浙江追躡充潭次于西陵爲坦後繼會充已擒罷兵徵拜尚書尋補右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成帝即位出爲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加輔國將軍以討充功進爵零陵縣侯蘇峻反加潭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五郡軍事會王師敗績大駕逼遷潭勢弱不能獨振乃固守以俟四方之舉會陶侃等下潭與郗鑒王舒協同義舉侃等假潭節監揚州浙江西軍事潭率衆與諸軍并勢東西犄角遣督護沈伊距管商於吳縣爲商所敗潭

自貶還節尋而峻平渾以母老輒去官還餘姚詔轉鎮
軍將軍吳國內史復徙會稽內史未發還復吳郡以前
後功進爵武昌縣侯邑一千六百户是時軍荒之後百
姓饑饉死亡塗地渾乃表出倉米賑救之又修滬瀆壘
以防海沙百姓賴之咸康中進衛將軍渾貌雖和弱而
內堅明有膽決雖屢統軍旅而尠有傾敗以母憂去職
服闋以侍中衛將軍徵既至更拜右光祿大夫開府儀
同三司給親兵三百人侍中如故年七十九卒于位追

贈左光禄大夫開府侍中如故謚曰孝烈子佺嗣官至
右將軍司馬佺卒子嘯父嗣
嘯父少歷顯位後至侍中為孝武帝所親愛嘗侍飲宴
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邪嘯父家近
海謂帝有所求對曰天時尚温鬻魚蝦鮓未可致尋當
有所上獻帝大笑因飲大醉出拜不能起帝顧曰扶虞
侍中嘯父曰臣位未及扶醉不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
當帝甚悦隆安初為吳國内史徵補尚書未發而王廞

舉兵叛嘯父行吳興太守嘯父即入吳興應廞廞敗有
司奏嘯父與廞同謀罪應斬詔以祖潭舊勲聽以疾贖
爲庶人四年復拜尚書桓玄用事以爲太尉左司馬尋
遷護軍將軍出爲會稽内史義熙初去職卒於家
騭字思行潭之兄子也雖機幹不及於潭然而素行過
之與譙國桓彛俱爲吏部郎情好甚篤彛遣溫拜騭
使子谷拜彛歷吳興太守金紫光禄大夫王導常謂騭
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

者其在鄉乎官未達而喪時人惜之子谷位至吳國内史

顧衆

顧衆字長始吳郡吳人驃騎將軍榮之族弟也父祕交州刺史有文武才幹衆出後伯父早終事伯母以孝聞光禄朱誕器之州辟主簿舉秀才除餘杭秣陵令並不行元帝為鎮東將軍命為參軍以討華軼功封東鄉侯辟丞相掾祕卒交州人立衆兄壽為刺史尋為州人所

害衆往交州迎喪值杜弢之亂崎嶇六年乃還祕曽巡
吳興吳興義故以衆經離寇難共遺錢二百萬一無所
受及帝踐阼徵拜駙馬都尉奉朝請轉尚書郎大將軍
王敦請為從事中郎上補南康太守會詔除鄱陽太守
加廣武將軍衆徑之鄱陽不過敦敦甚怪焉及敦構逆
令衆出軍衆遲迴不發敦大怒以軍期召衆還詰之聲
色甚厲衆不為動容敦意漸釋時敦又怒宣城内史陸
喈衆又辨明之敦長史陸玩在坐代衆危懼出謂衆曰

卿真所謂劉亦不吐柔亦不茹雖仲山甫何以加之敦
事捉欲以衆爲吳興内史衆固辭舉吏部郎桓彛彛亦
讓衆事並不行敦鎮姑孰復以衆爲從事中郎敦平除
太子中庶子爲義興太守加揚威將軍蘇峻反王師敗
績衆還吳潛圖義舉時吳國内史庾冰奔于會稽峻以
蔡謨代之前陵江將軍張愍爲峻收兵於吳衆遣人喻
愍愍從之衆乃遣郎中徐機告模曰衆已潛合家兵待
時而奮又與張愍剋期效節謨乃檄衆爲本國督護揚

威將軍仍舊衆從弟護軍將軍颺為威遠將軍前鋒督護吳中人士同時響應峻遣將弘徽領甲卒五百鼓行而前衆與颺悉要擊徽戰於高莋大破之收其軍寔謨以冰當還任故便去郡衆遣颺率諸軍屯無錫冰至鎮御亭恐賊從海虞道入衆自往備之而賊率張健馬流攻無錫颺等大敗庾冰亦失守健等遂據吳城衆自海虞由婁縣東倉與賊別率交戰破之義軍又集進屯烏色會稽内史王舒吳興内史虞潭並擬衆為五郡大督

護統諸義軍討健潭遣將姚休為衆前鋒與賊戰没衆還守紫辟時賊黨方鋭義軍沮退人咸勸衆過浙江衆曰不然今保固紫辟可得全錢唐以南五縣若越它境便為寓軍控引無所非長計也臨平人范明亦謂衆曰此地險要可以制寇不可委也衆乃版明為參軍明率宗黨五百人合諸軍凡四千人復進討健健退于曲阿留錢弘為吳令軍次路丘即斬弘首衆進往吳城遣督護朱祈等九軍與蘭陵太守李閎共守夌亭健遣馬流

陶陽等往攻之閎與祈等逆擊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峻平論功衆以彖撽奮義推功於謨謨以衆唱謀非已之力俱表相讓論者美之封鄱陽縣伯除平南軍司不就更拜丹陽尹本國大中正入為侍中轉尚書咸康末遷領軍將軍揚州大中正固讓不拜以母憂去職穆帝即位何充執政復徵衆為領軍不起服闋乃就是時充與武陵王不平衆會通其間遂得和釋充崇信佛教衆議其糜費每以為言嘗與充同載經佛寺充要衆入門

衆不下車充以衆州里宿望每優遇之以年老上疏乞骸骨詔書不許遷尚書僕射永和二年卒時年七十三追贈特進光禄大夫謚曰靖長子昌嗣為建康令第三子會中軍諮議參軍時稱美士

張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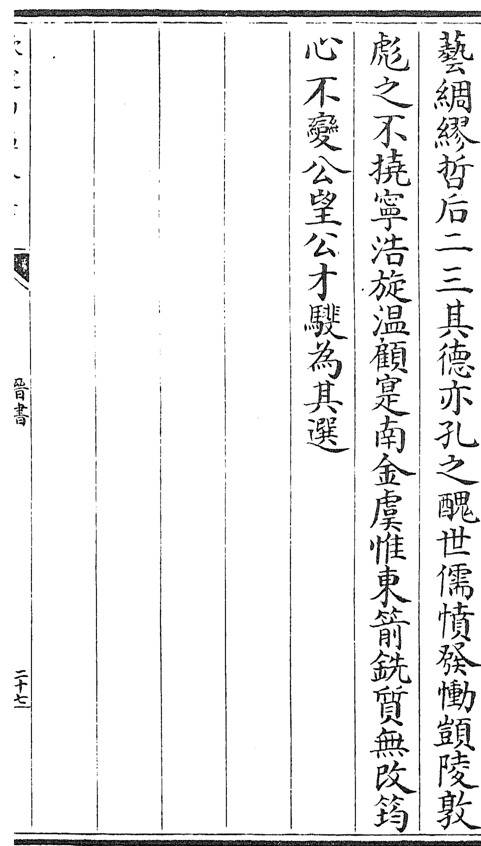
張闓字敬緒丹陽人吳輔吳將軍昭之曾孫也少孤有志操太常薛兼進之于元帝言闓才幹貞固當今之良器即引為安東參軍甚加禮遇轉丞相從事中郎以母

憂去職既葬帝強起之闓固辭疾篤優命敦逼遂起視事及帝為晉王拜給事黄門侍郎領本郡大中正以佐翼勲賜爵丹陽縣侯遷侍中帝踐阼出補晉陵内史在郡甚有威惠帝下詔曰夫二千石之任當勉勵其德綏齊所莅使寛而不縱嚴而不苛其於勤功督察便國利人抑彊扶弱使無雜濫真太守之任也若聲過其寔古人所不取攻乎異端為政之甚害葢所貴者本也闓遵而行之時所部四縣並以旱失田闓乃立曲阿新豐塘

溉田八百餘頃每歲豐稔葛洪為其頌計用二十一萬一千四百二十功以擅興造免官後公卿並為之言曰張闓興陂溉田可謂益國而反被黜使臣下難復為善帝感悟乃下詔曰丹陽侯闓昔以勞役部人免官雖從吏議猶未掩其忠節之志也倉廪國之大本宜得其才今以闓為大司農闓陳黜免始爾不宜便居九列疏奏不許然後就職帝晏駕以闓為大匠卿營建平陵事畢遷尚書蘇峻之役闓與王導俱入宫侍衛峻使闓持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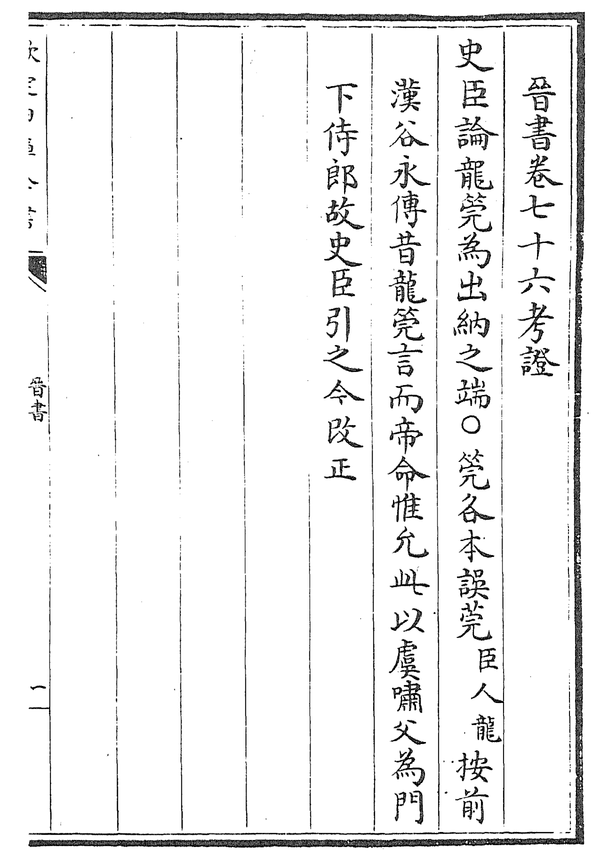
權督東軍王導潛與闓謀密宣太后詔於三吳令速起義軍陶侃等至假闓節行征虜將軍與振威將軍陶回共督丹陽義軍闓到晉陵使内史劉耽盡以一部穀并遣吳郡度支運四部穀以給車騎將軍郗鑒又與吳郡内史蔡謨前吳興内史虞潭會稽内史王舒等招集義兵以討峻峻平以尚書加散騎常侍賜爵宜陽伯遷廷尉以疾解職拜金紫光禄大夫尋卒時年六十四子混嗣闓戡表文議傳於世

史臣曰季孫行父稱見有禮於其君者如孝子之養父母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是以石碏戮厚叔向誅鮒前史以為美譚王敦之惡不足矜其類然而朱家容布為大俠之首郗寄載呂輿賣友之譏亦所以激揚風俗弘長名教王彬艤船而厚其所薄王舒沉江而薄其所厚較之優劣斷乎可知思行彪之厲風規於多僻之日虞潭顧衆徇貞心於危慼之辰龍兗為出納之端鬻魚非獻替之術嘯父之對何其鄙歟



贊曰處明夙令聲穨暮年允之騂角無棄山川庾稱多藝綢繆哲后二三其德亦孔之醜世儒憤發慟顗陵敦彪之不撓寧浩旋温顗寔是南金虞惟東箭銑質無改鈞心不變公望公才騤為其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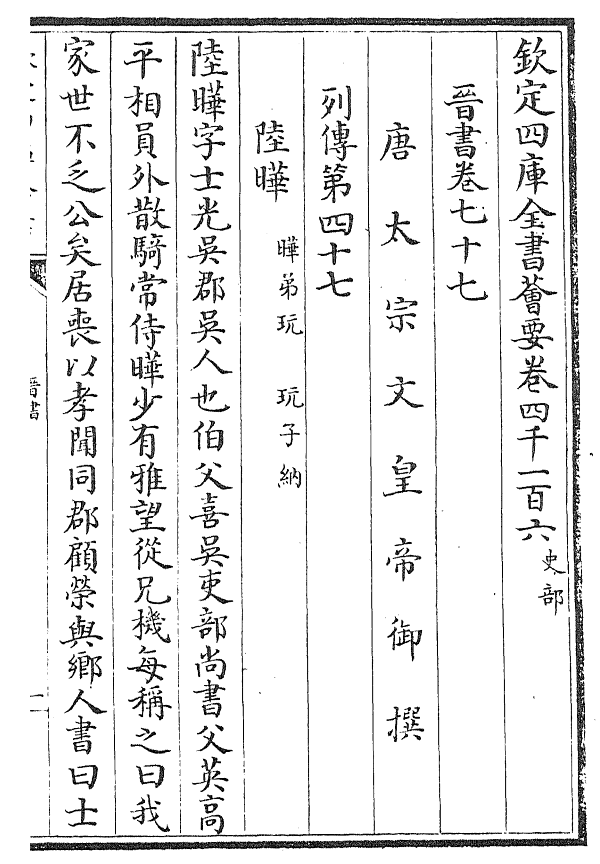
晉書卷七十六



晉書卷七十六考證

史臣論龍莬為出納之端○莬各本誤莌臣人龍按前漢谷永傳昔龍莬言而帝命惟允此以虞嘯父為門下侍郎故史臣引之今改正

晉書卷七十六考證



晉書卷七十七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四十七

陸曄 曄弟玩 玩子納

陸曄字士光吳郡吳人也伯父喜吳吏部尚書父英高平相員外散騎常侍曄少有雅望從兄機每稱之曰我家世不乏公矣居喪以孝聞同郡顧榮與鄉人書曰士

光氣息裁屬慮其性命言之傷心矣後察孝廉除永世
烏江二縣令皆不就元帝初鎮江左辟為祭酒尋補振
威將軍義興太守以疾不拜領討華軼功封平望亭侯
累遷散騎常侍本郡大中正太興元年遷太子詹事時
帝以侍中皆北士宜兼用南人曄以清貞著稱遂拜侍
中徙尚書領州大中正明帝即位轉光祿勲遷太常代
紀瞻為尚書左僕射領太子少傅尋加金紫光祿大夫
代卞壼為領軍將軍以平錢鳳功進爵江陵伯帝不豫

曄與王導卞壼庾亮溫嶠郗鑒並受顧命輔皇太子更入殿將兵直宿遺詔曰曄清操忠貞歷職顯允且其兄弟事君如父憂國如家歲寒不凋體自門風既委以六軍可錄尚書事加散騎常侍成帝踐阼拜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給親兵百人常侍如故蘇峻之難曄隨帝在石頭舉動方正不以凶威變節峻以曄吳士之望不敢加害使守留臺匡術以苑城歸順時共推曄督宮城軍事峻平加衛將軍給千兵百騎以勳進爵為公封

次子嘏新康子咸和中求歸鄉里拜墳墓有司奏舊制假六十日侍中顔含黄門侍郎馮懷駁曰曄内蘊至德清一其心受託付之重居台司之位既蒙詔許歸省墳塋大臣之義本在忘已豈容有期而反無期必違愚謂宜還自還不須制日帝從之曄因歸以疾卒時年七十四追贈侍中車騎大將軍謚曰穆子諶散騎常侍

玩字士瑤器量淹雅弱冠有美名賀循每稱其清允平當郡檄綱紀東海王越辟為掾皆不就元帝引為丞相

叅軍時王導初至江左思結人情請婚於玩玩對曰培
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能為亂倫之始
導乃止玩嘗詣導食酪因而得疾與導牋曰僕雖吳人
幾為傖鬼其輕易權貴如此累加奮武將軍徵拜侍中
以疾辭王敦請為長史逼以軍期不得已乃從命敦平
尚書令郗鑒議敦佐吏不能匡正姦惡宜皆免官禁錮
會溫嶠上表申理得不坐復拜侍中遷吏部尚書領會
稽王師讓不拜轉尚書左僕射領本州大中正及蘇峻

反遣玩與兄嶸俱守宮城玩潛説匡術歸順以功封興平伯轉尚書令又詔曰玩體道清純雅量弘遠歷位內外風績顯著宜居台司以允衆望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餘如故玩頻自表優詔褒揚重復自陳曰臣實凡短風操不立階緣嘉會便蕃榮顯遂總括憲臺豫聞政道竟不能敷融玄風清一朝序咎責之來於臣已重誠以身許國義忘曲讓而僂僂所守終於陳許者持以端右機要事務殷多臣已盈六十之年

智力有限疾患深重體氣日獘朝夕自勵非復所堪若僶息苟免職事並廢則莫大之悔天下將謂臣何乞陛下披豁聖懷霈然垂允詔不許玩重表曰臣比披誠款不足上暢天聰聖恩徘徊僶以體國臣聞至公之道上下互同用才不負其長量力不受其短雖加官重祿無世不有皆庸勳親賢時所須賴兼統以濟世務非優崇以榮一人臣受遇三世恩隆寵厚豈敢辭職事之勞求冲讓之譽徒以端右要重興替所存久以無任妨賢曠

職臣猶自知不可況天下之人乎今復外叅論道内統百揆不堪之名有如皎日願陛下少垂哀矜使四海知官不可以私於人人不可以私取官則天工弘坦誰不謂允猶不許尋而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而薨朝野咸以為三良既没國家殄瘁以玩有德望乃遷侍中司空給羽林四十人玩既拜有人詣之索盃酒瀉置柱梁之間呪曰當今之材以爾為柱石莫傾人梁棟邪玩笑曰戢卿良箴既而歎息謂賓客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為無

人談者以為知言玩雖登公輔謙讓不辟掾屬成帝聞而歎之玩不得已而從命所辟皆寒素有行之士玩翼亮累世常以弘重為人主所貴加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誘納後進謙若布衣由是搢紳之徒莫不廕其德宇後疾甚上表曰臣嬰遘疾疢沉頓歷月不蒙痊損而日夕漸篤自省微綿無復生望荷恩不報孤負已及仰瞻天覆伏枕霣涕臣年向中壽窮極寵榮終身歸全將復何恨惟願陛下崇明聖德弘敷洪化會構祖宗之基道

濟羣生之命臣不勝臨命遺戀之情貪及視息上表以聞薨年六十四謚曰康給兵千人守冢七十家太元中功臣普被减削司空何充等止得六家以玩有佐命之勳先陪陵而葬由是特置興平伯官屬以衛墓子始嗣歷侍中尚書

納字祖言少有清操貞厲絶俗初辟鎮軍大將軍武陵王掾州舉秀才太原王述雅敬重之引為建威長史累遷黄門侍郎本州别駕尚書吏部郎出為吳興太守將

之郡先至姑孰辭桓温因問温曰公致醉可飲幾酒食肉多少温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白肉不過十臠卿復云何納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温閑謂之曰外有微禮方守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温欣然納之時王坦之刁彝在坐及受禮唯酒一斗鹿肉一柈坐客愕然納徐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杓餘瀝温及賔客並歎其率素更勑中厨設精饌酣飲極懽而罷納至郡不受俸祿頃之

徵拜左民尚書領州大中正將應召外白宜裝幾船納

曰私奴裝糧食來無所復須也臨發止有被幞而已其

餘並封以還官遷太常徙吏部尚書加奉車都尉衛將

軍謝安嘗欲詣納而納殊無供辦其兄子俶不敢問之

乃密爲之具安既至納所設唯茶果而已俶遂陳盛饌

珍羞畢具客罷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

素業邪於是杖之四十其舉措多此類後以愛子長生

有疾求解官營視兄子禽又犯法應刑乞免官謝罪詔

特許輕降須長生小佳喻還攝職尋遷尚書僕射轉左僕射加散騎常侍俄拜尚書令常侍如故恪勤貞固始終不渝時會稽王道子以少年專政委任羣小納望閑而歎曰好家居纖兒欲撞壞之邪朝士咸服其忠亮尋除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未拜而卒即以為贈長生先卒無子以弟子道隆嗣元熈中為廷尉

何充

何充字次道廬江灊人魏光祿大夫禎之曽孫也祖惲

豫州刺史父叡安豐太守充風韻淹雅文義見稱初辟大將軍王敦掾轉主簿敦兄含時為廬江郡貪汙狼藉敦嘗於座中稱曰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充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傍人皆為之不安充晏然自若由是忤敦左還東海王文學尋屬敦敗累遷中書侍郎充即王導妻之姊子充妻明穆皇后之妹也故少與導善早歷顯官嘗詣導導以麈尾指牀呼充共坐曰此是君坐也導繕揚州解舍顧而言曰正

為次道耳明帝亦友昵之成帝即位遷給事黃門侍郎蘇峻作亂京都傾覆導從駕在石頭充東奔義軍其後導奔白石充亦得還賊平封都鄉侯拜散騎常侍出為東陽太守仍除建威將軍會稽内史在郡甚有德政薦徵士虞喜拔郡人謝奉魏顗等以為佐吏後以墓被發去郡詣徵侍中不拜改葬畢除建威將軍丹陽尹王導庾亮並言於帝曰何充器局方槩有萬夫之望必能總錄朝端為老臣之副臣死之日願引充内侍則外譽唯

緝社稷無虞矣由是加吏部尚書進號冠軍將軍又領會稽王師及導薨轉護軍將軍與中書監庾冰叅録尚書事詔充冰各以甲杖五十人至止車門尋遷尚書令加左將軍充以内外統任宜相糾正若使事綜一人於課對為嫌乃上疏固讓許之徙中書令加散騎常侍領軍如故又領州大中正以州有先達宿德固讓不拜庾冰兄弟以舅氏輔王室權侔人主慮易世之後戚屬轉疎將為外物所攻謀立康帝即帝母弟也每説帝以國

有彊敵宜須長君帝從之充建議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忽妄改易懼非長計故武王不授聖弟即其義也昔漢景亦欲傳祚梁王朝臣咸以為虧亂典制據而弗聽今琅邪踐阼如孺子何社稷宗廟將其危乎冰等不從既而康帝立帝臨軒冰充侍坐帝曰朕嗣鴻業二君之力也充對曰陛下龍飛臣冰之力也若如臣議不覩升平之世帝有慙色建元初出為驃騎將軍都督徐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假節領徐州刺史鎮京口以避諸庾

頃之庾翼將北伐庾冰出鎮江州充入朝言於帝曰臣
冰舅氏之重宜居宰相不應遠出朝議不從於是徵充
入為都督揚豫徐州之琅邪諸軍事假節領揚州刺史
將軍如故先是翼悉發江荆二州編户奴以充兵役士
庶嗷然充復欲發揚州奴以均其謗後以中興時已發
三吳今不宜復發而止俄而帝疾篤冰翼意在簡文帝
而充建議立皇太子奏可及帝崩充奉遺旨便立太子
是為穆帝冰翼甚恨之獻后臨朝詔曰驃騎任重可以

甲杖百人入殿又加中書監錄尚書事充自陳既錄尚
書不宜復監中書許之復加侍中羽林騎十人冰翼等
尋卒充專輔幼主翼臨終表以後任委息爰之于時論
者並以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歸宜依翼所請以安物
情充曰不然荆楚國之西門户口百萬北帶彊胡西隣
勁蜀經畧險阻周旋萬里得賢則中原可定勢弱則社
稷同憂所謂陸抗存則吳存抗亡則吳亡者豈可以白
面年少猥當此任哉桓温英畧過人有文武識度西夏

之任無出温者議者又曰庾爰之肯避温乎如令阻兵恥懼不淺充曰温足能制之諸君勿憂乃使温西爰之果不敢爭充以衛將軍諸裒皇太后父宜綜朝政上疏薦裒參錄尚書裒以地逼固求外出充每曰桓温褚裒為方伯殷浩居門下我可無勞矣充居宰相雖無澄正改革之能而彊力有器局臨朝正色以社稷為己任凡所選用皆以功臣為先不以私恩樹親戚談者以此重之然所昵庸雜信任不得其人而性好釋典崇修佛寺

供給沙門以百數糜費巨億而不吝也親友至於貧之
無所施遺以此獲譏於世阮裕嘗戲之曰卿志大宇宙
勇邁終古充問其故裕曰我圖數千户郡尚未能得卿
圖作佛不亦大乎于時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而充與
弟準崇信釋氏謝萬譏之云二郗諂於道二何佞於佛
充能飲酒雅為劉惔所貴惔每云見次道飲令人欲傾
家釀言其能温克也永和二年卒時年五十五贈司空
謚曰文穆無子弟子放嗣卒又無子又以兄孫松嗣位

至驃騎諮議參軍充弟準見外戚傳

褚翜

褚翜字謀遠太傅裒之從父兄也父顗少知名早卒翜以才藝楨幹稱襲爵關內侯補冠軍參軍于時長沙王乂擅權成都河間阻兵于外翜知內難方作乃棄官避地幽州後河北有寇難復還鄉里河南尹舉翜行本縣事及天下鼎沸翜招合同志將圖過江先移住陽城界潁川庾敳即翜之舅也亦憂世亂以家付翜翜道斷不

得前東海王越以為叅軍辭疾不就尋洛陽覆沒與滎陽太守郭秀共保萬氏臺秀不能綏衆與將陳撫郭重等搆怨遂相攻擊翜懼禍及謂撫等曰以諸君所以在此謀逃難也今宜共戮力以備賊幸無外難而内自相擊是避坑落井也郭秀誠為失理應且容之若遂所忿城内自潰胡賊聞之指來掩襲諸君雖得殺秀無解胡虜矣寡弱非一宜深思之撫等悔悟與秀交和時數萬口賴翜獲全明年率數千家將謀東下遇道險不得進

因留密縣司隷校尉荀組以為叅軍廣威將軍復領本縣率邑人三千督新城梁陽城三郡諸營事頃之遷司隷司馬仍督營事率衆進至汝水柴肥口復阻賊翜乃單馬至許昌見司空荀藩以為振威將軍行梁國内史建興初復為豫州司馬督司州軍事太傅叅軍王玄代翜為郡時梁國部曲將耿奴甚得人情而專勢翜常優遇之玄為政既急翜知其不能容奴因戒之曰卿威殺已多而人情難一宜深慎之玄納翜言外羈縻奴而内

懷憤會還為陳留將發乃收奴斬之奴餘黨聚衆殺太
梁郡既有內難而徐州賊張平等欲掩襲之郡人遑惑
將以郡歸平荀組遣翜往撫之衆心乃定頃之組舉翜
為吏部郎不應召遂東過江元帝為晉王以翜為散騎
郎轉太子中庶子出為奮威將軍淮南內史永昌初王
敦搆逆征西將軍戴若思令翜出軍赴難翜遣將領五
百人從之明帝即位徵拜屯騎校尉還太子左衛率成
帝初為左衛將軍蘇峻之役朝廷戒嚴以翜為侍中典

征討軍事既而王師敗績司徒王導謂翜曰至尊當御
正殿君可啓令速出翜即入上閤躬自抱帝登太極前
殿導升御床抱帝翜及鍾雅劉超侍立左右時百官奔
散殿省蕭然峻兵既入叱翜令下翜正立不動呵之曰
蘇冠軍來覲至尊軍人豈得侵逼由是兵士不敢上殿
及峻執政猶以為侍中從乘輿幸石頭明年與光祿大
夫陸曄等出據苑城蘇逸任讓圍之翜等固守賊平以
功封長平縣伯遷丹陽尹時京邑焚蕩人物凋殘翜收

集散亡甚有惠政代庾亮為中護軍鎮石頭尋為領軍
徙五兵尚書加奉車都尉監新宮事遷尚書右僕射轉
左僕射加散騎常侍久之代何充為護軍將軍常侍衛
如故咸康七年卒時年六十七贈衛將軍謚曰穆子希
嗣官至豫章太守

蔡謨

蔡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也世為著姓曾祖睦魏尚書
祖德樂平太守父克少好學博涉書記為邦族所敬性

公亮守正行不合已雖富貴不交也高平劉整恃才縱誕服飾詭異無所拘忌嘗行造人遇克在坐整終席慙不自安克時為處士而見憚如此後為成都王潁大將軍記室督潁為丞相擢為東曹掾克素有格量及居選官苟進之徒望風畏憚初克未仕時河內山簡嘗與琅邪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衍以書示衆曰山子以一字拔人然未易可稱後衍聞克在選官曰山子正人之言驗於今矣陳留時為大郡號稱多士琅邪王澄行

經其界太守呂豫遣吏迎之澄入境問吏曰此郡人士為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澄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邪吏曰是也曰然則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澄笑而止到郡以吏言謂豫曰舊名此郡有風俗果然小吏亦知如此克以朝政日弊遂絕不仕東嬴公騰為車騎將軍鎮河北以克為從事中郎知必不就以軍期致之克不得已至數十日騰為汲桑所攻城陷克見害謨弱

冠察孝廉州辟從事舉秀才東海王越召為掾皆不就避亂渡江時明帝為東中郎將引為叅軍元帝拜丞相復辟為掾轉叅軍後為中書侍郎歷義興太守大將軍王敦從事中郎司徒左長史遷侍中蘇峻構逆吳國内史庾冰出奔會稽乃以謨為吳國内史謨既至與張闓顧衆顧颺等共起義兵迎冰還郡峻平復為侍中遷五兵尚書領琅邪王師謨上疏讓曰八座之任非賢莫居前後所用資名有常孔愉諸葛恢並以清節令才少著

名望昔愉為御史中丞臣尚為司徒長史恢為會稽太守臣為尚書郎恢尹丹陽臣守小郡名輩不同階級殊懸今猥以輕鄙超倫踰等上亂聖朝貫魚之序下違羣士準平之論豈唯微臣其亡之誠實掐聖政惟塵之累且左長史一超而侍帷幄再登而厠納言中興已來上德之舉所未嘗有臣何人斯而猥當之是以叩心自忖三省愚身與其茍進以穢清塗寧受違命狷固之罪疏奏不許轉掌吏部以平蘇峻勳賜爵濟陽男又讓不許

冬烝謨領祠部主者忘設明帝位與太常張泉俱免白衣領職頃之遷太常領祕書監以疾不堪親職上疏自解不聽成帝臨軒遣使拜太傅太尉司空會將作樂宿懸於殿庭門下奏非祭祀讌饗則無設樂之制事下太常謨議臨軒遣使宜有金石之樂遂從之臨軒作樂自此始也彭城王紘上言樂賢堂有先帝手畫佛像經歷寇難而此堂猶存宜勑作頌帝下其議謨曰佛者夷狄之俗非經典之制先帝量同天地多才多藝聊因臨時

而畫此像至於雅好佛道所未承聞也盜賊奔突王都隳敗而此堂塊然獨存斯誠神靈保祚之徵然未是大晉盛德之形容歌頌之所先也人臣覩物興義私作賦頌可也今欲發王命勑史官上稱先帝好佛之志下為夷狄作一象之頌於義有疑焉於是遂寢時征西將軍庾亮以石勒新死欲移鎮石城為滅賊之漸事下公卿謨議曰時有否泰道有屈伸暴逆之寇雖終滅亡然當其彊盛皆屈而避之是以高祖受黜於巴漢忍辱於平

城也若爭彊於鴻門則亡不終日故蕭何曰百戰百敗不死何待也原始要終歸於大濟而已豈與當亡之寇爭遲速之間哉夫惟鴻門之不爭故垓下莫能與之爭文王身圮於羑里故道泰於牧野句踐見屈於會稽故威伸於强吳今日之事亦由此矣賊假息之命垂盡而豺狼之力尚彊宜抗威以待時或曰抗威待時時已可矣愚以為時之可否在賊之彊弱賊之彊弱在季龍之能否季龍之能否可得而言矣自勒初起則季龍為爪

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國境土所據同於魏世及勒死之日將相內外欲誅季龍季龍獨起於衆異之中殺嗣主誅寵臣內難既定千里遠出一攻而拔金墉再戰而斬石生禽彭彪殺石聰滅郭權還據根本內外並定四方鎮守不失尺土詳察此事豈能乎將不能也假令不能者為之其將濟乎將不濟也賊前攻襄陽而不能拔誠有之矣不信百戰之効而執一攻之驗棄多從少於理安乎譬若射者百發而一不中可謂之拙乎且不拔襄

陽者非季龍身也桓平北守邉之將耳賊前攻之爭疆埸耳得之為善不得則止非其所急也今征西之往則異於是何者重鎮也名賢也中國之人所聞而歸心也今而西度實有席卷河南之勢賊所大懼豈與桓宣同哉季龍必率其精兵身來距爭若欲與戰戰何如石生若欲城守守何如金墉若欲阻沔沔何如大江蘇峻何如季龍凡此數者宜詳校之愚謂石生猛將關中精兵征西之戰不能勝也金墉險固劉曜十萬所不能拔今

征西之守不能勝也又是時兖州洛陽關中皆舉兵擊季龍此今三處反為其用方之於前倍半之覺也若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彊不及季龍沔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以沔水禦季龍又所疑也昔祖士稚在譙佃於城北慮賊來攻因以為資故豫安軍屯以禦其外穀將熟賊果至丁夫戰於外老弱穫於內多持火炬急則燒穀而走如此數年竟不得其利是時賊唯據沔北方之於今四分

之一耳士稚不能捍其一而征西欲禦其四又所疑也
或云賊若多來則必無糧然致糧之難莫過崤函而季
龍昔涉此險深入敵國平關中而後還今至襄陽路既
無險又行其國内自相供給方之於前難易百倍前已
經至難而謂今不能濟其易又所疑也然此所論但說
征西既至之後耳尚未論道路之虞也自沔以西水急
岸高魚貫泝流首尾百里若賊無宋襄之義及我未陣
而擊之將如之何今王士與賊水陸異勢便習不同寇

若送死雖開江延敵以一當千猶吞之有餘宜誘而致之以保萬全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算朝議同之故亮不果移鎮初皇后每年拜陵勞費甚多謨建議曰古者皇后廟見而已不拜陵也由是遂止及太尉郗鑒疾篤出謨為太尉軍司加侍中鑒卒即拜謨為征北將軍都督徐兖青三州揚州之晉陵豫州之沛郡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假節時左衛將軍陳光上疏請伐胡詔令攻壽陽謨上疏曰今壽陽城小而固自

壽陽至琅邪城壁相望其間遠者裁百餘里一城見攻衆城必救且王師在路五十餘日劉仕一軍早已入淮又遣數部北取堅壁大軍未至聲息久聞而賊之郵驛一日千里河北之騎足以來赴非唯隣城相救而已夫以白起韓信項籍之勇猶發梁焚舟背水而陣今欲停船水渚引兵造城前對堅敵顧臨歸路此兵法之所誡也若進攻未拔胡騎卒至懼桓子不知所為而舟中之指可掬今征軍五千皆王都精鋭之衆又光為左衛遠

近聞之名為殿中之軍宜令所向有征無戰而頓之堅
城之下勝之不武不勝為笑令以國之上駟擊寇之下
邑得之則利薄而不足損敵失之則害重而足以益寇
懼非策之長者臣愚以為聞寇而致討賊退而振旅於
事無失不勝管見謹冒陳聞季龍於青州造船數百掠
緣海諸縣所在殺戮朝廷以為憂謨遣龍驤將軍徐玄
等守中洲并設募若得賊大白船者賞布千匹小船百
匹是時謨所統七千餘人所戍東至土山西至江乘鎮

守八所城壘凡十一處烽火樓望三十餘處隨宜防備甚有算略先是郄鑒上部下有勳勞者凡一百八十人帝並酬其功未卒而鑒薨斷不復與謨上疏以為先已許鑒今不宜斷且鑒所上者皆積年勳效百戰之餘亦不可不報詔聽之康帝即位徵拜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司徒代殷浩為揚州刺史又録尚書事領司徒如故初謨冲讓不辟寮佐詔屢敦逼之始取掾屬石季龍死中國大亂時朝野咸謂當太平復舊謨獨謂不

然語所親曰胡滅誠大慶也然將貽王室之憂或曰何哉謨曰夫能順天而奉時濟六合於草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德量力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人以逞志才不副意略不稱心財單力竭智勇俱屈此韓盧東郭所以雙斃也遷侍中司徒上疏讓曰伏自惟省昔階謬恩蒙忝非據尸素累積而光寵更崇謗讟彌興而榮進復加上虧聖朝棟隆之舉下增微臣覆餗之釁惶懼戰灼寄顏無所乞賜天鑒回恩改謬以允羣望皇太

后詔報不許謨猶固讓謂所親曰我若為司徒將為後代所哂義不敢拜也皇太后遣使喻意自四年冬至五年末詔書屢下謨固守所執六年復上疏以疾病乞骸骨上左光祿大夫領司徒印綬章表十餘上穆帝臨軒遣侍中紀璩黄門郎丁纂徵謨謨陳疾篤使主簿謝攸對曰臣謨不幸有公族穆子之疾天威不違顔咫尺不敢奉詔寢伏待罪自旦至申使者十餘反而謨不至時帝年八歲甚倦問左右曰所召人何以至今不來臨軒

何時當竟君臣俱疲獎皇太后詔必不來者宜罷朝中
軍將軍殷浩奏免吏部尚書江虨官簡文時為會稽王
命曹曰蔡公傲違上命無人臣之禮若人主卑屈於上
大義不行於下亦不知復所以為政矣於是公卿奏曰
司徒謨頃以常疾久逋王命皇帝臨軒百僚齊立俯僂
之恭有望於謨若志存止退自宜致辭闕庭安有人君
卑勞終日而人臣曾無一酬之禮悖慢傲上罪同不臣
臣等叅議宜明國憲請送廷尉以正刑書謨懼率子弟

素服詣闕稽顙躬到廷尉待罪皇太后詔曰謨先帝師
傅服事累世且歸罪有司内訟思愆若遂致之于理情
所未忍可依舊制免為庶人謨既被廢杜門不出終日
講誦教授子弟數年皇太后詔曰前司徒謨以道素著
稱軌行成名故歷事先朝致位台輔以往年之失用致
黜責自爾已來闔門思愆誠合大臣罪己之義以謨為
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於是遣謁者僕射孟洪就加
冊命謨上疏陳謝曰臣以頑薄昔忝殊寵尸素累紀加

違慢詔命當肆市朝幸蒙寛宥不悟天施復加光飾非
臣隕越所能上報臣寢疾未損不任詣闕不勝仰感聖
恩謹遣拜章遂以疾篤不復朝見詔賜几杖門施行馬
十二年卒時年七十六賵贈之禮一依太尉陸玩故事
詔贈侍中司空謚曰文穆謨博學於禮儀宗廟制度多
所議定文筆論議有集行於世總應劭以來注班固漢
書者為之集解謨初渡江見彭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
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詣謝尚而

說之尚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勤學死謨性方雅丞相王導作女伎施設床席謨先在坐不悅而去導亦不止之性尤篤慎每事必為過防故時人云蔡公過浮航脫帶腰舟長子邵永嘉太守少子系有才學位至撫軍長史

諸葛恢

諸葛恢字道明琅邪陽都人也祖誕魏司空為文帝所誅父靚奔吳為大司馬吳平逃竄不出武帝與靚有舊

靚姊又為琅邪王妃帝知靚在姊間因就見焉靚逃于厠帝又逼見之謂曰不謂今日復得相見靚流涕曰不能漆身皮面復覩聖顔詔以為侍中固辭不拜歸于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恢弱冠知名試守即丘長轉臨沂令為政和平值天下大亂避地江左名亞王導庾亮導嘗謂曰明府當為黑頭公及導拜司空恢在坐導指冠謂曰君當復著此導嘗與恢戲爭族姓曰人言王葛不言葛王也恢曰不言馬驢而言驢馬豈驢勝馬邪其

見親狎如此于時頴川荀闓字道明陳留蔡謨字道明與恢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人為之語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元帝為安東將軍以恢為主簿再遷江寧令討周馥有功封博陵亭侯復為鎮東叅軍與卞壼並以時譽遷從事中郎兼統記室時四方多務牋疏殷積恢斟酌酬荅咸稱折中于時王氏為將軍而恢兄弟及顔含並居顯要劉超以忠謹掌書命時人以帝善任一國之才悉帝即位徵用四方賢儁召恢為

尚書郎元帝以經緯須才上疏留之承制調為會稽太守臨行帝為置酒謂曰今之會稽昔之關中足食足兵在於良守以君有莅任之方是以相屈四方分崩當匡振圯運政之所先君為言之㤥陳謝因對曰今天下喪亂風俗陵遲宜尊五美屏四惡進忠實退浮華帝深納焉太興初以政績第一詔曰自頃多難官長數易益有諸弊雖聖人猶久於其道然後化成況其餘乎漢宣帝稱與我共安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斯言信矣是以黄

霸等或十年或二十年而不徙所以能濟其中興之勳也賞罰黜陟所以明政道也會稽內史諸葛恢莅官三年政清人和為諸郡首宜進其位班以勸風教令增恢秩中二千石頃之以母憂去官服闋拜中書令王敦上恢為丹陽尹以久疾免明帝征敦以恢為侍中加奉車都尉討王含有功進封建安伯以先爵賜次子虪為關內侯又拜恢後將軍會稽內史徵為侍中遷左民尚書武陵王師吏部尚書累遷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銀

青光祿大夫領選本州大中正尚書令常侍吏部如故

成帝踐阼加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卒年六十二贈左光

祿大夫儀同三司賵贈之禮一依太尉興平伯故事諡

曰敬祠以太牢子𩑶嗣位至散騎常侍恢兄頣字道回

亦為元帝所器重終於太常

殷浩

殷浩字深源陳郡長平人也父羡字洪喬為豫章太守

都下人士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

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為致書郵其資性介立如此終於光祿勲浩識度清遠弱冠有美名尤善玄言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口談則辭屈著篇則融勝浩由是為風流談論者所宗或問浩曰將莅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將得官而夢尸錢本糞土故將得錢而夢穢時人以為名言三府辟皆不就征西將軍庾亮引為記室叅軍累遷司徒左長史安西庾翼復請為司馬除侍中安西軍司並稱疾不

起遂屏居墓所幾將十年于時擬之管葛王濛謝尚猶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因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反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庾翼貽浩書曰當今江東社稷安危內委何褚諸君外託庾桓數族恐不得百年無憂亦朝夕而弊足下少標令名十餘年間位經內外而欲潛居利貞斯理難全且夫濟一時之務須一時之勝何必德均古人韻齊先達邪王夷甫先朝風流士也然吾薄其立名非真而始終莫取若以道非

虞夏自當超然獨往而不能謀始大合聲譽極致名位正當抑揚名教以静亂源而乃高談莊老說空終日雖云談道實長華競及其末年人望猶存思安懼亂寄命推務而甫自申述徇小好名既身囚胡虜棄言非所凡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然乎而世皆然之益知名實之未定弊風之未革也浩固辭不起建元初庾冰兄弟及何充等相繼卒簡文帝時在藩始綜萬幾衛將軍褚裒薦浩徵為建武將軍揚州刺史浩上疏陳讓并致牋

於簡文具自申敘簡文答之曰屬當厄運危弊理盡誠賴時有其才不復遠求版築足下沉識淹長思綜通練起而明之足以經濟若復深存挹退苟遂本懷吾恐天下之事於此去矣今紘領不振晉綱不綱頽蹈東海復可得邪由此言之足下去就即是時之廢興時之廢興則家國不異足下弘思之靜算之亦將有以深鑒可否望必廢本懷率羣情也浩頻陳讓自三月至七月乃受拜焉時桓温既滅蜀威勢轉振朝廷憚之簡文以浩有

盛名朝野推伏故引為心膂以抗於温為是與温頗相疑貳會遭父憂去職時以蔡謨攝揚州以俟浩服闋徵為尚書僕射不拜復為建武將軍揚州刺史遂參綜朝權頻川荀羨少有令聞浩擢為義興吳郡以為羽翼王羲之密說浩羨令與桓温和同不宜內搆嫌隙浩不從及石季龍死胡中大亂朝廷欲遂蕩平關河於是以浩為中軍將軍假節都督揚豫徐兖青五州軍事浩既受命以中原為己任上疏北征許洛將發墜馬時咸惡之

既而以淮南太守陳逵兖州刺史蔡裔為前鋒安西將軍謝尚北中郎將荀羨為督統開江西晭田千餘頃以為軍儲師次壽陽潛誘苻健大臣梁安雷弱兒等使殺健許以關右之任初降人魏脫卒其弟憬代領部曲姚襄殺憬以并其衆浩大惡之使龍驤將軍劉啓守譙遷襄於梁既而魏氏子弟往來壽陽襄猜懼俄而襄部曲有欲歸浩者襄殺之浩於是謀誅襄會苻健殺其大臣健兄子眉自洛陽西奔浩以為梁安事捷意苻健已死

請進屯洛陽修復園陵使襄為前驅冠軍將軍劉洽鎮鹿臺建武將軍劉遯據倉垣又求解揚州專鎮洛陽詔不許浩既至許昌會張遇反謝尚又敗績浩還壽陽後復進軍次山桑而襄反浩懼棄輜重退保譙城器械軍儲皆為襄所掠士卒多亡叛浩遣劉啓王彬之擊襄於山桑並為襄所殺桓温素忌浩及聞其敗上疏罪浩曰按中軍將軍浩過蒙朝恩叨竊非據寵靈超卓再司京輦不能恭慎所任恪居職次而侵官離局高下在心前

司徒臣謨執義履素位居台輔師傅先帝朝之元老年登七十以禮請退雖臨軒固辭不順恩旨適足以明遜讓之風弘優賢之禮而浩虛生狡說疑誤朝聽獄之有司將致大辟自羯胡天亡羣凶殄滅而百姓塗炭企遲拯接浩受專征之重無雪恥之志坐自封殖妄生風塵遂使寇讎稽誅姦逆並起華夏鼎沸黎元殄悴浩懼罪將及不容於朝外聲進討內求苟免出次壽陽頓甲彌年傾天府之資竭五州之力收合無賴以自彊衛爵命

無章猜害罔顧故范豐之屬反叛於䓮陂竒德龍會作
變於肘腋羌帥姚襄率衆歸化遣其母弟入質京邑浩
不能撫而用之陰圖殺害再遣刺客為襄所覺襄遂惶
懼用致逆命生長亂階自浩始也復不能以時掃滅縱
放小豎鼓行毒害身狼狽於山桑軍破碎於梁國舟車
焚燒輜重覆没三軍積實反以資寇精甲利器更為賊
用神怒人怨衆之所棄傾危之憂將及社稷臣所以忘
寢屏營啓處無地夫率正顯義所以致訓明罰勑法所

以齊衆伏願陛下上追唐堯放命之刑下鑒春秋無君之典若聖上含弘未忍誅殛且宜遐棄擯之荒裔雖未足以塞山海之責粗可以宣誡於將來矣竟坐廢為庶人徙于東陽之信安縣浩少與温齊名而每心競温嘗問浩君何如我浩曰我與君周旋久寧作我也温既以雄豪自許每輕浩浩不之憚也至是温語人曰少時吾與浩共騎竹馬我棄去浩輒取之故當出我下也又謂郗超曰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

用違其才耳浩雖被黜放口無怨言夷神委命談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慼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浩甥韓伯浩素賞愛之隨至徙所經歲還都浩送至渚側詠曹顏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泣下後温將以浩為尚書令遺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數十竟達空函大忤温意由是遂絕永和十二年卒子涓亦有美名咸安初桓温廢太宰武陵王晞誣涓及庾倩與晞謀反害之浩後

將改葬其故吏顗悅之上疏訟浩曰伏見故中軍將軍揚州刺史殷浩體德沉粹識理淹長風流雅勝聲蓋當時再臨神州萬里肅清勲績茂著聖朝欽嘉遂授分陝推轂之任戎旗既建出鎮壽陽驅其豺狼翦其荊棘收羅向義廣開屯田沐雨櫛風等勤臺僕仰憑皇威羣醜革面進軍河洛修復園陵不虞之變中路猖獗遂令為山之功崩於垂成忠款之志於是而廢既受削黜自擯山海杜門終身與世兩絶可謂克己復禮窮而無怨者

也尋浩所犯葢負敗之常科非即情之永責論其名德深誠則如彼察其補過罪己則如此豈可棄而不卹使法有餘寬方今宅兆已成埏隧已開懸棺而窆禮同庶人存亡有非命之分九泉無自訴之期仰感三良昊天罔極若使明詔爰發旌我善人崇復本官遠彰幽昧斯則國家威恩有兼濟之美死而可作無負心之恨疏奏

詔追復浩本官

顧悅之

顧悅之字君叔少有義行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帝問其故對曰松栢之姿經霜猶茂蒲柳常質望秋先零簡文悅其對始將抗表訟浩浩親故多謂非宜悅之決意以聞又與朝臣爭論故衆無以奪焉時人咸稱之為州别駕歷尚書右丞卒子凱之别有傳

蔡裔

蔡裔者有勇氣聲若雷震嘗有二盜入室裔拊牀一呼而盜俱隕故浩委以軍鋒焉

史臣曰陸曄等並以時望國華效彰歷試迭居端揆叅掌機衡然皆率由舊章得免祇悔而充抗言孺子雖屈壓於權臣翊奉儲君竟導揚於末命頻叅大議屢畫嘉謀可謂忠貞在斯而已殷浩清徽雅量衆議攸歸高秩厚禮不行而至咸謂教義由其興替社稷俟以安危及其入處國鈞未有嘉謀善政出總戎律唯聞蹙國喪師是知風流異貞固之才談論非奇正之要違方易任以致播遷悲夫蔡謨度德而處弘斯止足寘以刑書斯為

過矣

贊曰士光時望士瑤允當政既弟兄任惟台相祖言簡率遺風可尚蔡葛知名或雅或清次道方槩謀遠忠貞中軍鑒局唯光雅俗夷曠有餘經綸不足舍長任短功虧名辱

晉書卷七十七

謹案卷七十六第八頁前四行痛謝鯤未絶於口

刊本鯤訛琨據本書改

第十三頁前八行可令大官隨才位所帖而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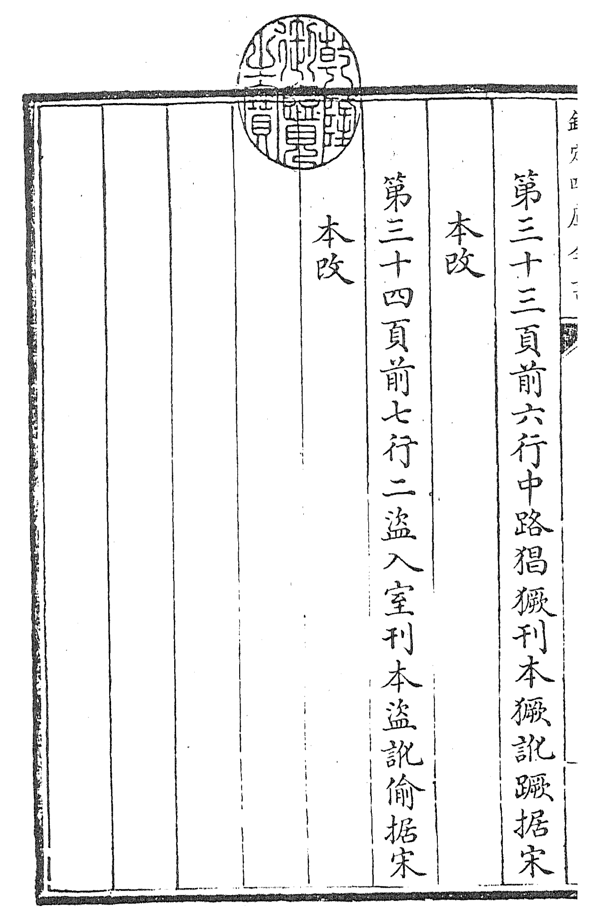
刊本位訛住據毛本改

第二十頁前五行以防海抄刊本抄訛沙據毛本

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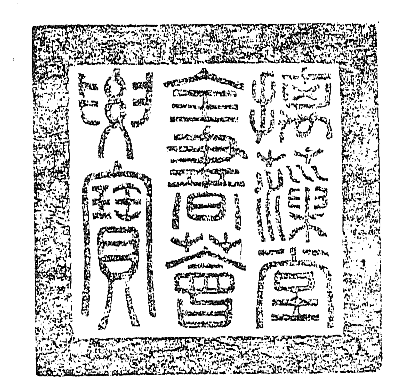
卷七十七第二十九頁後一行於是與溫頗有疑

貳刊本於訛為據毛本改



第三十三頁前六行中路猖獗刊本獗訛蹶据宋本改

第三十四頁前七行二盜入室刊本盜訛偷据宋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劉復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晉書卷七十八
七十九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晉書卷七十八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四十八

孔愉 子汪 安國 弟祗 從子坦 嚴 從弟羣 羣子沈

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也其先世居梁國曾祖潛太子少傅漢末避地會稽因家焉祖竺吴豫章太守父恬湘東太守從兄侃大司農俱有名江左愉年十三而孤

養祖母以孝聞與同郡張茂字偉康丁潭字世康齊名時人號曰會稽三康吳平愉遷於洛惠帝末歸鄉里行至江淮間遇石冰封雲為亂雲逼愉為參軍不從將殺之賴雲司馬張統營救獲免東還會稽入新安山中改姓孫氏以稼穡讀書為務信著鄉里後忽捨去皆謂為神人而為之立祠永嘉中元帝始以安東將軍鎮揚土命愉為參軍邦族尋求莫知所在建興初始出應召為丞相掾仍除駙馬都尉參丞相軍事時年已五十矣以

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愉嘗行經餘不亭見籠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鑄侯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乃悟遂佩焉帝為晉王使長兼中書郎於時刁協劉隗用事王導頗見疎遠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勲謂事無大小皆宜諮訪由是不合旨出為司徒左長史累遷吳興太守沈充反愉棄官還京師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太常及蘇峻反愉朝服守宗廟初愉為司徒長史以平南將軍溫嶠母亡遭

亂不莫乃不過其品至是峻平而嶠有重功愉往石頭詣嶠嶠執愉手而流涕曰天下喪亂忠孝道廢能持古人之節歲寒不凋者唯君一人耳時人咸稱嶠居公而重愉之守正尋徙大尚書遷安南將軍江州刺史不行轉尚書右僕射領東海王師尋遷左僕射咸和八年詔曰尚書令玩左僕射愉並恪居官次禄不代耕端右任重先朝所崇其給玩親信三十人愉二十人稟賜愉上疏固讓優詔不許重表曰臣以朽闇忝廁朝右而以情

勞無益毗佐方今彊寇未殄疆埸日駭政煩役重百姓
困苦奸吏擅威暴人肆虐大弊之後倉庫空虛功勞之
士賞報不足困悴之餘未見拯恤呼嗟之怨人鬼感動
宜并官省職貶食節用勤撫其人以濟其艱臣等不能
贊揚大化糾明刑政而偷安高位橫受寵給無德而祿
殃必及之不敢橫受殊施以重罪戾從之王導聞而非
之於都坐謂愉曰君言姦吏擅威暴人肆虐為患是誰
愉欲大論朝廷得失陸玩抑之乃止後導將以趙胤為

護軍愉謂導曰中興以来處此官者周伯仁應思遠耳
今誠乏才豈應以趙胤居之邪導不從其守正如此由
是為導所銜後省左右僕射以愉為尚書僕射愉年在
懸車累乞骸骨不許轉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復徙領
軍將軍加金紫光禄大夫領國子祭酒頃之出為鎮軍
將軍會稽内史加散騎常侍句章縣有漢時舊陂毁廢
數百年愉自巡行修復故堰溉田二百餘頃皆成良業
在郡三年乃營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地為宅草屋數

問便棄官居之送資數百萬悉無所取病篤遺令斂以時服鄉邑義賵一不得受年七十五咸康八年卒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貞三子闓汪安國闓嗣爵位至建安太守闓子靜字季恭再為會稽內史累遷尚書左僕射加後將軍

汪字德澤好學有志行孝武帝時位至侍中時茹千秋以佞媚見幸於會稽王道子汪屢言之於帝帝不納遷尚書太常卿以不合意求出為假節都督交廣二州諸

軍事征虜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甚有政績為嶺表所稱太元十七年卒

安國字安國年小諸兄三十餘歲羣從諸兄並乏才名以富彊自立唯安國與汪少厲孤貧之操汪既以直亮稱安國亦以儒素顯孝武帝時甚蒙禮遇仕歷侍中太常及帝崩安國形素羸瘦服衰絰涕泗竟日見者以為真孝再為會稽内史領軍將軍安帝隆安中下詔曰領軍將軍孔安國貞慎清正出内播譽可以本官領東海

王師必能導達津梁依仁游藝後歷尚書左右僕射義熙四年卒贈左光祿大夫

祇字承祖太守周札命為功曹史札為沈充所害故人賓吏莫敢近者祇冒刄號哭親行殯禮送喪還義興時人義之

坦字君平祖沖丹陽太守父侃大司農坦少方直有雅望通左氏傳解屬文元帝為晉王以坦為世子文學東宮建補太子舍人遷尚書郎時臺郎初到普加策試帝

手策問曰吳興徐馥為賊殺郡將郡令應舉孝廉不坦對曰四罪不相及殛鯀而興禹徐馥為逆何妨一郡之賢又問姦臣賊子弒君汚宮瀦宅莫大之惡也鄉舊廢四科之選今何所依坦曰季平子逐魯昭公豈可廢仲尼也竟不能屈先是以兵亂之後務存慰悅遠方秀孝到不策試普皆除署至是帝申明舊制皆令試經有不中科刺史太守免官太興三年秀孝多不敢行其有到者並託疾帝欲除署孝廉而秀才如前制坦奏議曰臣

聞經邦建國教學為先移風崇化莫尚斯矣古者且耕
且學三年而通一經以平康之世猶假漸漬積以日月
自喪亂以來十有餘年干戈載揚俎豆禮戢家廢講誦
國闕庠序率爾責試竊以為疑然宣下以來涉歷三載
累遇慶會遂未一試揚州諸郡接近京都懼累及君父
多不敢行其遠州邊郡掩誣朝廷冀於不試冒昧來赴
既到審試遂不敢會臣愚以不會與不行其為闕也同
若當偏加除罸是為肅法奉憲者失分僥倖投射者得

官頽風傷教懼於是始夫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臨事改制示短天下人聽有惑臣竊惜之愚以王命無貳憲制宜信去年察舉一皆策試如不能試可不拘到遣歸不署又秀才雖以事策亦氾問經義苟所未學實難闇通不足復曲碎乖例違舊造異謂因宜其不會徐更革制可申明前下崇修學校普延五年以展講習鈞法齊訓示人軌則夫信之與法為政之綱施之家室猶弗可貳況經國之典而可黷乎帝納焉聽孝廉申至七年秀

才如故時典客令萬默領諸胡胡人相誣朝廷疑默有
眄偏助將加大辟坦獨不署由是被譴遂棄官歸會稽
久之除領軍司馬未赴會王敦反與右衛將軍虞潭
俱在會稽起義而討沈充事平始就職揚州刺史王導
請為別駕咸和初遷尚書左丞深為臺中之所敬憚尋
屬蘇峻反坦與司徒司馬陶回白王導曰及峻未至宜
急斷阜陵之界守江西當利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
若峻未至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至先人有奪

人之功時不可失導然之庾亮以為峻脫逕来是襲朝
廷虚也故計不行峻遂破姑孰取鹽米亮方悔之坦謂
人曰觀峻之勢必破臺城自非戰士不須戎服既而臺
城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無他時人稱其先見及峻挾
天子幸石頭坦奔陶侃侃引為長史時侃等夜築白石
壘至曉而成聞峻軍嚴聲咸懼来攻坦曰不然若峻攻
壘必須東北風急令我水軍不得往救今天清靜賊必
不動決遣軍出江乘掠京口以東矣果如所籌時郄鑒

鎮京口侃等各以兵會既至坦議以為本不應須召郗
公遂使東門無限今宜遣還雖晚猶勝不也侃等猶疑
坦固爭甚切始令鑒還據京口遣郗默也大業又令驍
將李閎曹統周光與默并力賊遂勢分卒如坦計及峻
平以坦為吳郡太守自陳吳多賢豪而坦年少未宜臨
之王導庾亮並欲用坦為丹陽尹時亂離之後百姓凋
弊坦固辭之導等猶未之許坦慨然曰昔肅祖臨崩諸
君親據御床共奉遺詔孔坦疎賤不在顧命之限既有

艱難則以微臣為先今由俎上肉任人膾截耳乃拂衣而去導等亦止於是遷吳興內史封晉陵男加建威將軍以歲饑運家米以賑窮乏百姓賴之時使坦募江淮流人為軍有殿中兵因亂東還來應坦募坦不知而納之或諷朝廷以坦藏臺叛兵遂坐免尋拜侍中咸康元年石聰寇歷陽王導為大司馬討之請坦為司馬會石勒新死季龍專恣石聰及譙郡太守彭彪等各遣使請降坦與聰書曰華狄道乖南北逈邈瞻河企宋每懷飢

渴數會陽九天禍晉國姦凶猾夏乗釁肆虐我徳雖衰
天命未改乾符啓再集之慶中興應靈期之會百六之
艱既過惟新之美日隆而神州振蕩遺氓波散誓命戎
狄之手跼蹐豺狼之穴朝廷每臨寐永歎痛心疾首天
罰既集罪人斯隕王旅未加自相魚肉豈非人怨神怒
天降其災蘭艾同焚賢愚所歎矜哀勿喜我后之仁大
赦曠廓唯季龍是討彭譙使至粗具動静知將軍忿疾
醜類翻然同舉承問欣豫慶若在已何知幾之先覺介

石之易悟哉引領来儀怪無聲息將軍出自名族誕育
洪胄遭世多故國傾家覆生離親屬假養異類雖逼偽
寵將亦何賴閒之者猶或有悼況身嬰之能不憤慨哉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誠反族歸正之秋圖義建功之日
也若將軍喻納往言宣之同盟率隴右之衆輔河南之
卒申威趙魏為國前驅雖竇融之保西河黥布之去項
羽比諸古今未足為喻聖上寛明宰輔弘納雖射鉤之
隙賞之故行雍齒之恨侯之列國況二三子無曩人之

嫌而遇天啟之會當如影響有何遲疑令六軍誡嚴水陸齊舉熊羆踴躍龇噬爭先鋒鏑一交玉石同碎雖復後悔何嗟及矣僕以不才世荷國寵雖實不敏誠為行李之主區區之情還信所具夫機事不先鮮不後悔自求多福唯將軍圖之朝廷遂不果北伐人皆懷恨坦在職數年遷侍中時成帝每幸丞相王導府拜導妻曹氏有同家人坦每切諫時帝刻日納后而尚書左僕射王彬卒議者以為欲却期坦曰婚禮之重重於救日蝕救

日蝕有后之喪太子墮井則止納后盛禮豈可以臣喪而廢從之及帝既加元服猶委政王導坦每發憤以國事為已憂嘗從容言於帝曰陛下春秋以長聖敬日躋宜博納朝臣諮諏善道由是忤導出為廷尉怏怏不悅以疾去職加散騎常侍遷尚書未拜疾篤庾冰省之乃流涕坦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乃作兒女子相問耶冰深謝焉臨終與庾亮書曰不謂疾苦遂至頓弊自省綿綿奄忽無日脩短命也將何所悲但

以身徃名没朝恩不報所懐未叙即命多恨耳足下以
伯舅之尊居方伯之重抗威顧盼名震天下榱椽之佐
常願下風使九服式序四海一統封京觀於中原反紫
極於華壤是宿昔之所味詠慷慨之本誠矣今中道而
斃豈不惜哉若死而有靈潛聽風烈俄卒時年五十一
追贈光禄勲謚曰簡亮報書曰廷尉孔君神游體離嗚
呼哀哉得八月十五日書知疾患轉篤遂不起濟悲恨
傷楚不能自勝足下方在中年素少疾患雖天命有在

亦禍出不圖且足下才經於世世常須才况於今日倍相痛惜吾以寡乏忝當大任國恥未雪夙夜憂憤常欲足下同在外藩戮力時事此情未果來書奄至申尋往復不覺深隕深明足下慷慨之懷深痛足下不遂之志邈然永隔夫復何言謹遣報答并致薄祭望足下降神饗之子混嗣

嚴字彭祖祖父奕全椒令明察過人時有遺其酒者始提入門奕遥呵之曰人餉吾兩甖酒其一何故非也檢

視之一甖果是水或問奕何以知之笑曰酒重水輕提
酒者手有輕重之異故耳在官有惠化及卒市人若喪
慈親焉父倫黄門郎嚴少仕州郡歴司徒掾尚書殿中
郎殷浩臨揚州請為别駕遷尚書左丞時朝廷崇樹浩
以抗擬桓温温深以不平浩又引接荒人謀立功於閫
外嚴言於浩曰當今時事艱難可謂百六之運使君屈
已應務屬當其會聖懐所以日昃匪懈臨朝斤斤每欲
深根固本静邊寧國耳亦豈至私哉而處任者所志不

同所見各異人口云云無所不至頃来天時人情良可寒心古人為政防人之口甚於防川間日侍座亦已粗申所懐不審竟當何以鎮之老子云夫唯不争則萬物不能與之争此言不可不察也愚意故謂朝廷宜更明授任之方韓彭可專征伐蕭曹守管籥内外之任各有攸司深思廉藺屈申之道平勃相和之義令婉然通順人無間言然後乃可保大定功平濟天下也又觀頃日降附之徒皆人面獸心貪而無親難以義感而聚著都

邑雜處人間使君常疲聖體以接之虚府庫以拯之足以疑惑視聽耳浩深納之及哀帝踐阼議所承統時多異議嚴與丹陽尹庾龢議曰順本居正親親不可奪宜繼成皇帝諸儒咸以嚴議為長竟從之隆和元年詔曰天文失度太史雖有祈禳之事猶釁眚屢彰今欲依鴻祀之制於太極殿前庭親執虔肅嚴諫曰鴻祀雖出尚書大傳先儒所不究歷代莫之興承天接神豈可以疑殆行事乎天道無親唯德是輔陛下祇順恭敬留心兆

庶可以消災復異皆已蹈而行之德合神明丘禱久矣豈須屈萬乘之尊修雜祀之事君舉必書可不慎歟帝嘉之而止以爲揚州大中正嚴不就有司奏免詔特以侯領尚書時東海王奕求海鹽錢塘以水牛牽埭稅取錢直帝初從之嚴諫乃止初帝或施私恩以錢帛賜左右嚴又啓諸所别賜及給厨食皆應减省帝曰左右多困乏故有所賜今通斷之又厨膳宜有减徹思詳具聞嚴多所匡益太和中拜吳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善於

宰牧甚得人和餘杭婦人經年荒賣其子以活夫之兄子武康有兄弟二人妻各有孕弟遠行未反遇荒歲不能兩全棄其子而活弟子嚴並褒薦之又甄賞才能之士論者美焉五年以疾去職卒於家三子道民宣城内史静民散騎侍郎福民太子洗馬皆為孫恩所害

羣字敬林嚴叔父也有智局志尚不羈蘇峻入石頭時匡術有寵於峻賔從甚盛羣與從兄愉同行於横塘遇之愉止與語而羣初不視術術怒欲刄之愉下車抱術

曰吾弟發狂卿為我宥之乃獲免後峻平王導保存術甞因衆坐令術勸羣酒以釋横塘之憾羣答曰羣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鷹化為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目導有愧色任歷中丞性嗜酒導甞戒之曰卿恒飲不見酒家覆瓿布日月久糜爛邪答曰公不見肉糟淹更堪久邪甞與親友書云今年田得七百石秫米不足了麴糵事其躭湎如此卒於官嗣子沈

沈字德度有美名何充薦沈於王導曰文思通敏宜登

宰門辟丞相司徒掾瑯邪王文學並不就從兄坦以裘遺之辭不受坦曰晏平仲儉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猶狐裘數十年卿復何辭於是受而服之是時沈與魏顗虞球虞存謝奉並為四族之儁沈子㪗位至吳興太守廷尉㪗子琳之以草書擅名又為吳興太守侍中

丁潭

丁潭字世康會稽山陰人也祖固吳司徒父彌梁州刺史潭初為郡功曹察孝廉除郎中稍遷丞相西閤祭酒

時元帝稱制使各陳時事損益譚上書曰為國者恃人須才蓋二千石長吏是也安可不明簡其才使必允當既得其人使久於其職在官者無苟且居下者有恒心此為政之較也今之長吏遷轉既數有送迎之費古人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中才處局故難以速成矣夫兵所以防禦未然鎮壓姦凶周雖三聖功成由武今戎戰之世益宜留心簡選精銳以備不虞無事則優其身有難則責其力竊聞古之兵士或私有役使而營陳不充夫

為國者由為家也計財力之所任審趨舍之舉動不營難成之功損棄分外之役令兵人未彊當審其宜經塗遠舉未獻大捷更使力單財盡而威望挫弱也及帝踐阼拜駙馬都尉奉朝請尚書祠部郎時琅邪王裒始受封帝欲引朝賢為其國上卿將用潭以問中書令賀循循曰郎中令職望清重實宜審授潭清淳貞粹雅有隱正聖明昭簡才實宜之遂為琅邪王郎中令會裒薨潭上書求行終喪禮曰在三之義禮有達制近代已來或

隨時降殺宜一匡草以敦於後輙案令文王侯之喪官僚服斬既葬而除今國無繼統喪庭無主臣實陋賤不足當重謬荷首任禮宜終喪詔下博議國子祭酒杜夷議古者諒闇三年不言下及周世稅衰效命春秋之時天子諸侯既葬而除此所謂三代損益禮有不同故三年之喪由此而廢然則漢文之詔合於隨時凡有國者皆宜同也非唯施於帝皇而已按禮殤與無後降於成人有後既葬而除今不得以無後之故而獨不除也愚

以丁郎中應除衰麻自宜主祭以終三年太常賀循議
禮天子諸侯俱以至尊臨人上下之義君臣之禮自古
以來其例一也故禮盛則並全其重禮殺則從其降春
秋之事天子諸侯不行三年至於臣為君服亦宜以君
為節未有君除而臣服君服而臣除者今法令諸侯卿
相官屬為君斬衰既葬而除以令文言之明諸侯不以
三年之喪與天子同可知也君若遂服則臣子輕重無
應除者也若當皆除無一人獨重之文禮有攝主而無

攝重故大功之親主人喪者必為之再祭練祥以大功之服主人三年喪者也苟謂諸侯與天子同制國有嗣王自不全服而人主居喪素服主祭三年不攝吉事以尊令制若當遠迹三代令復舊典不依法令者則侯之服貴賤一例亦不得唯一人論於是詔使除服心喪三年太興三年遷王導驃騎司馬轉中書郎出為廣武將軍東陽太守以清潔見稱徵為太子左衛率不拜成帝踐阼以為散騎常侍侍中蘇峻作亂帝蒙塵於石頭唯

潭及侍中鍾雅劉超等隨從不離帝側峻誅以功賜爵
永安伯遷大尚書徙廷尉累遷左光禄大夫領國子祭
酒本國大中正加散騎常侍康帝即位屢表乞骸骨詔
以光禄大夫還第門施行馬禄秩一如舊制給傳詔二
人賜錢二十萬牀帳褥席年八十卒贈侍中大夫如故
謚曰簡王導嘗謂孔敬康有公才而無公望丁世康有
公望而無公才子話位至散騎侍郎

張茂

張茂字偉康少單貧有志行為鄉里所敬信初起義兵討賊陳斌一郡用全元帝辟為掾屬官有老牛數十將賣之茂曰殺牛有禁買者不得輒屠齒力疲老又不任耕駕是以無用之物收百姓利也帝乃止遷太子右衛率出補吳興內史沈充之反也茂與三子並遇害茂弟盎為周札將軍充討札盎又死之贈茂太僕茂少時夢得大象以問占夢萬推推曰君當為大郡而不善也問其故推曰象者大獸獸者守也故知當得大郡然象以

齒焚為人所害果如其言

陶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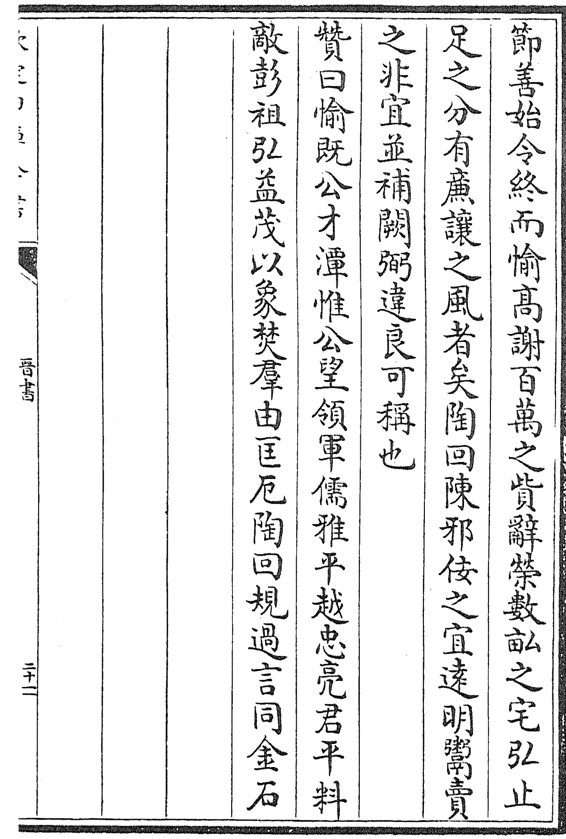
陶回丹陽人也祖基吳交州刺史父抗太子中庶子回辟司空府中軍主簿並不就大將軍王敦命為參軍轉州別駕敦死司徒王導引為從事中郎遷司馬蘇峻之役回與孔坦言於導請早出兵守江口語在坦傳峻將至回復謂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宜伏兵要之可一戰而擒亮不從峻果由

小丹陽經秣陵迷失道逢郡人執以為鄉導時峻夜行甚無部分亮聞之深悔不從回等之言尋王師敗績回還本縣收合義軍得千餘人並為步軍與陶侃溫嶠等並力攻峻又別破韓晃以功封康樂伯時大賊新平綱維弛廢司徒王導以回有器幹擢補北軍中候俄轉中護軍久之遷征虜將軍吳興太守時人飢穀貴三吳尤甚詔欲聽相鬻賣以拯一時之急回上疏曰當今天下不普荒儉唯獨東土穀價偏貴便相鬻賣聲必遠流北

賊聞此將窺疆埸如愚臣意不如開倉廩以賑之乃不待報輒便開倉及割府郡軍資數萬斛米以救乏絶由是一境獲全既而下詔并勑會稽吴郡依回振恤二郡賴之在郡四年徵拜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如故回性雅正不憚彊禦丹陽尹桓景佞事王導甚為導所昵回常慷慨謂景非正人不宜親狎會熒惑守南斗經旬導語回曰南斗揚州分而熒惑守之吾當遜位以厭此譴回答曰公以明德作相輔弼聖主當親忠貞

遠邪佞而與桓景造滕熒惑何由退舍導深愧之咸和二年以疾辭職帝不許徙護軍將軍常侍領軍如故未拜卒年五十一謚曰威四子汪陋隱無忌汪嗣爵位至輔國將軍宣城內史陋冠軍將軍隱少府無忌光祿勳兄弟咸有幹用

史臣曰孔愉父子暨丁潭等咸以篠簜之材邀締構之運策名霸府騁足高衢歷試清階遂登顯要外宣政績內盡謀猷罄心力以佐時竭股肱以衛主並能保全名



節善始令終而愉高謝百萬之貲辭榮數畝之宅弘止足之分有廉讓之風者矣陶回陳邪佞之宜述明鬻賣之非宜並補闕弼違良可稱也

贊曰愉既公才潭惟公望領軍儒雅平越忠亮君平料敵彭祖弘益茂以象焚羣由匡厄陶回規過言同金石

晉書卷七十八